

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2屆(108年度)徵文比賽



得獎人：蕭卓倫

就讀系別：醫學系五年級

得獎作品：白襪子

得獎感言：

感謝黑狗白腳的James。

在牠的舔舐中，感受了生命最真最純之處，而有了這個故事。



白襪子

醫學五蕭卓倫

鬆軟的雙人床重重地震了一下，驚醒的我警惕地看向你，發現你仍沉沉睡著。不到幾秒，卻見你的身體重重地抖了一下，又連帶著床墊的震動。我伸出右手，輕輕喚醒身邊的你。「大地震？有地震？」你顯得有些驚慌，我搖搖頭。「噢，那是我的夢！」你揉揉眼睛，「是惡夢，我夢到地震了，抱著你一起躲在桌子底下。」你好奇地看著我，「你怎麼知道要叫醒我？」一如既往地，我無法回答你。閉上雙眼，數著我們此起彼落的呼吸聲，我再次安心入眠。

你寵溺地摸著我的頭，說你喜歡總穿著七分黑褲子、搭配短筒白襪的我，你說這樣很像影集裡的英國紳士，感覺很有個性。我還記得那是我們第六次相遇。不過，其實在跟你同住以前的每一次相遇，你都是這麼對我說的。「白襪」於我而言一直是個敏感的詞彙，而你卻能用如此親暱的語氣說出來，一開始的確讓我驚慌，但後來的幾次都讓我驚喜，你似乎是真的很喜歡。我常想，我這流浪的靈魂大概就是被你這句簡單的話語絆住，在你身上看見歸屬的光芒。

乘坐的計程車在路上奔馳著，我不確定你今天早上為什麼不必上學、也不知道等下去哪裡。就算我問了，你應該也不會回答我。今天早上的你異常沉默，就連我起床時在你胸口一蹭，你都沒有說任何一句話來回應我的撒嬌。當我注意到你洗臉後沒有一如往常地刮鬍子，早餐也是胡亂地吃了昨天交換學生面試時拿到的餅乾，不安的感覺像是背脊被人用一支鉛筆輕觸，筆尖由下而上輕輕搔刮，啊，那竄起的涼意。

你不說話，是因為還沉浸在地震的惡夢中無法釋懷嗎？我好想告訴你，我也會常常做惡夢，惡夢的隔天也會感覺異樣，但吃點東西就會開心到忘記了。記得我告訴過你惡夢的內容，你當時微笑著，顯然根本聽不懂我的語言。我的惡夢總是一些破碎的回憶拼湊而成的，不知道你的惡夢都是些什麼元素？我經常夢到被唾棄的那段日子，大人們厭棄我，說我是個會帶來厄運的東西；同伴們嘲笑我，說我的白襪配白鞋很土氣，是沒人愛的東西。我曾經用力地褪去我的襪子直到流血，我才接受那是一雙脫也脫不掉的白襪；我也曾經多次踩進泥濘中，想讓自己的白襪髒一些，天真地以為能降低一些存在感而不被嘲笑。那陣子，我覺得自己像一位浪跡天涯的詩人，活在自己浪漫的想像裡，走過多少樓畔窗前，嘗盡荒涼冷漠，卻依然相信自己未來會與某個人相遇相知。

不過或許，我能猜到今天搭車目的地，因為每次搭計程車都是去那裡。想到這，那裡特有的味道佔據了我所有的思緒，我不禁眉頭緊皺。第一次去那裡，是小時候在路上與母親走散了，被一名頭髮有油垢味、走路搖搖晃晃、穿著紅色點點洋裝的老婦人抱去那裡。在那之後，我從那裡被一群奇怪的男人帶走，帶去一個不愁吃穿的地方，和許多與我境遇相似的孩子們生活在一起。

果然在醫院前面停了下來。你快速地跟醫師說明我最近的狀態「他最近精神食慾不好，常常嘔吐。」醫師幫我抽了血，我們在診間等待著。我想起上一次來的時候，那次我也是嘔吐、腹痛不止。當時在醫院輸了血，回去吃了好久的藥。我其實很想念也很喜歡吃藥的那段日子，你都會親自下廚，將雞肉煮得很香很柔軟，再一口口餵我吃。你甚至為了讓我轉移疼痛的注意力，用我最愛的樂高拼成一個巨大的遊樂園。還有一次，我腹

痛到走不到房間，你竟毫不猶豫地背起我，同樣身為男性的我體重肯定不輕，我著急地想掙脫，你卻仍是一臉笑意地將我掙到床上。

「跟你解釋一下，這是他的血檢結果，BUN、Creatinine 很高，Chloride 偏低，Albumin 增加，ALT、AST、ALP 很高，Cholesterol、Bilirubin 增加，Neutrophils 上升，PCV 很高，Platelet 下降非常多。剛剛的 X 光檢驗排除了其他腸胃道的問題，我認為是胰臟炎復發了，還有脫水的情況需要先解決。」聽著這樣的結果，我並意外，但聽說這次的情況比上次嚴重很多。

回家之後，你匆匆準備書包像是要趕去上課了，走到玄關時，你似乎是想起了什麼，折返回來並從衣櫃深處，找出一張很大很柔軟、棕色毛絨絨的毯子裹住了我。我想起決定與你一起回家同居的第一天，你也是用這張毯子將我裹起來，深深望進我的雙眼，「我們要在了一起一輩子，好嗎？」

你離家之後，我臥在沙發上，感受你剛才擁抱的餘溫，回想你今天在醫院裡失態的樣子。你一向脾氣非常好，今天這樣的你是我第一次見到。我仔細回想每個惹你生氣的時刻，你的臉都不曾如此嚴肅。比方說，我很累懶得洗澡時，你雖然生氣，仍會將我拖到廁所中，洗完之後你就不生氣了，你會抱著我、將整張臉埋在我的胸前瘋狂聞著，「你洗完澡後有烘蛋的香味，我喜歡。」

有一次，我踩壞對你而言很重要的一隻猴子布偶。你怒視我，我低著頭準備迎接你所有的怒氣，最後，你卻只是無力地摸摸我的頭，「你看，這應該能縫回原本的樣子吧？」還有一次，睡覺翻身時我整個身軀壓在你的大腿與膝蓋上卻不自覺，隔天下床時，你的膝蓋關節發出奇怪的聲響，你瞪著我，隨後我們也是很快和好如初。

但是今天的你看起來沒有消氣的跡象，也不像是在對我或對誰生氣。今天走出診間後，你播了一通電話。「醫師說是胰臟炎。對，跟上次一樣。」中間的話語我聽不清楚，不過大約是將醫師的話敘述了一遍。「如果您可以像上次一樣借我十萬元，我至少還能為他做些什麼！我以後工作後一定會還你啊！」話筒另一方的人不知道說了什麼，你緊緊握住拳頭，你的眼角好像亮亮的。

那天之後，在家裡除了必須吊點滴，還要吃從醫院拿回的止痛藥、抗生素、止吐劑。就算你又煮了很香很柔軟的雞肉，我也不太想起來走動了，每天都覺得好累。有一次你伸手想攬住我的腰，不小心觸碰了我最疼痛的一塊，我反射性地吼了你，你沒有生氣，只是將我的頭放在你的胸前摟著。偶爾，你的女朋友會像往常一樣來我們家，但最近她的眼淚好多，她深邃的眼眶就像家裡之前那個被我打破的魚缸。

還記得你第一次帶你的女朋友回家的時候，她看起來很羞澀。我慢慢地走向她，她有些不確定地伸出手，我直接熱情地緊緊握住。到後來，你、我與她經常到你們初識的校園裡面散步。最特別的一次是，我們在獸醫系館後面的大草坪野餐，她帶來了香蕉、蘋果、麵包，還有一張紅色點點的野餐墊。看到野餐墊的時候，我盯著它看了很久，想起小時候的那位婆婆，又想起以前與母親走散的回憶。那次的野餐，我不敢離你們太遠，是因為我擔心自己會與你走散。我好喜歡那片草地的味道，是雨後空氣的味道，是落葉熬煮的香味。

那次野餐回家後，我想了很多關於母親的事、還有與那群孩子相處的事。關於母親的回憶，我能記起的大概只有她開朗的笑容與她一身漂亮優雅的黑色洋裝。至於後來童年時期生長的地方，那是一個擁擠的房間。

那時的我非常頑皮卻也孤僻，當其他同伴忙著吃飯時，只有我在研究如何解開房門的鎖。成功的那次，管理我們的哥哥用水柱沖了我一身，要我好好反省。在那裡，經常有志工哥哥姊姊會來探望我們，但有時，我總覺得他們會與那些長得好看的同伴更為親近。雖然覺得奇怪，但我也習慣了，更是繼續相信著未來會與那個愛我的人相遇。我也確實與你相遇。

現在的我，一天能睡超過十六個小時，睡覺時我經常回憶，回憶這些年來我們一起同居的暮暮光景。所謂幸福，不過是一覺到天明，而醒來就見到你。但是最近我很難感受到幸福，不是見不到你，而是難以一覺好眠。我試圖像以前一樣想透過數著我們的呼吸聲入睡，但數著數著，就會覺得空氣變得好稀薄，整個房間裡漫漶著夜半可怕的寂靜，我努力地呼吸，連腳趾都很努力地想要呼吸。呼吸，我隔天醒來，才能再見到你。

在這些努力呼吸的夜晚裡，我會想念起一些美好的生活片段。你從學校領到自己專屬聽診器的第一天，你馬上拿回家試用在我身上，我粗重的呼吸透過那條墨綠色的線，連向你的雙耳了，那一瞬間我感覺我們好緊密。當時你甚至將聽頭放在我頭上仔細聆聽，你說，「真想聽到你的想法！」。每一天一起晚餐的時候，你總會親自為我下廚，我總會在一旁幫你做家事，將洗好的浴巾拿到浴室門口。我喜歡跟你一起挨在沙發上吃飯，有時周六晚上我們也會一起邊吃邊看電影。那些電影對我來說太難理解了，但我喜歡聽那些或輕快或壯闊的背景音樂，更喜歡在電影播放時，仔細聆聽你呼吸聲的變化。有時你會突然靜默屏息，有時平穩均勻，掌握這些無言之中的線索彷彿就能掌握住你的情緒。有一天晚上，我忍不住伸手搖了搖你，嗚咽地告訴你我好想念這些，當然你如往常一樣

地聽不懂，只是以同樣悲傷的眼睛看著我。

你開始回家得更早了。以往你都在超過一般人晚餐時間後才一臉倦容回到家。漸漸地，在晚餐時間或更早的時間你就回來了。不過，我難以像往常一樣在聽到鎖匙轉動的聲音就跑到門口迎接你。每當想站起身來，我都覺得有些暈眩，身子有些輕飄，我最多只能搖搖晃晃地抬起頭，用眼神與你致意。你依然為我做晚餐，雖然我都吃不到一口。我們不再一起看電影了，但你變得更加多話了，對我輕聲說話、對電話裡的人哭吼。不變的是，你依然會擁著我入眠。

最近，我的記憶變得難以串連，我漸漸忘記一些細碎的事情。但有些深刻的畫面變得經常在我腦海揮之不去，像是你上次從醫院回來後望進我雙眼的那一刻，像是你與女友對我說以後的小孩要給我照顧，像是你為我取小名的那一天，你說：「白襪黑褲的紳士，我真喜歡這樣的你！」。這些與那些，像是壞掉的膠捲中唯一殘存的完好畫面，一再地在我眼前開展，每想到一次，心底就有一種古怪的感覺，刺痛的力道比起腹痛更為強烈。認識我的人都在稱讚我很聰明，但這一次，聰明的我卻想不通這些畫面為何如此衝擊我。

更多的是不願想通吧！我彷彿知道你說的一輩子，就差不多是這兒了。多麼感謝你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縱然我們有語言的差異，眨眼之間卻都是相互理解的笑意，與你同居後，我目光所至都是你。我不知道再見長什麼樣子，我不知道一輩子長什麼樣子，但我想，好像差不多走到了吧。

又被抱上了計程車，坐上車前，我瞥見今天的天空是迷幻的紫色，跟你女朋友瑜珈墊的顏色一樣。她今天也有來。我斷斷續續想起一些你與女友在家裡練習瑜珈的片段，你們練習瑜珈的某些動作，都讓我以為你們在模仿我的伸懶腰的姿態，我覺得非常有趣。

想到這，要前往醫院的心情不再那麼跌宕起伏。我甚至開始幻想，天空之所以有那樣的顏色，是不是有人將你們的瑜珈墊搗碎撒向天空的？

「確定了嗎？要以安樂死解除狗狗的病痛？好，麻煩在這邊簽名。」聽見拿著針筒的獸醫師嘴裡喃喃地祝福我，此刻，我突然好想聽到你熟悉的呼喚，「James！過來吃飯了！」

用最後一點點的力氣翻起了眼皮，只想再次望進你的雙眼。淚水朦朧了我們的世界。眼皮越來越沉重，有點想睡了，這一次，我卻只聽見自己漸漸疲緩的呼吸聲。

下輩子，我們再次相愛吧，換我守護你……



評審賞析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高嘉謙副教授評析

小說組

第一名 蕭卓倫 白襪子

本篇小說以罹癌的愛犬的單向視角，處理主人最後照料自己的真誠互動和心情轉折，細膩描述了愛犬的內心世界，人狗的相知相惜，最後依依不捨，期待來生再聚的種種心情。通篇擬人化處理，彷如愛人之間的綿綿情愫，至到最後才揭曉身份，頗具巧思，情緒有張力。

小說組
第2名

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2屆(108年度)徵文比賽



得獎人：**張容慈**

就讀系別：**醫學系六年級**

得獎作品：**海的彼端**

得獎感言：

謝謝楓城新聞與評論獎，給我機會能好好的、從容的，述說一個故事。此後，能更加勇敢地擁抱這世界的真實，不論善惡，不論美醜。

海的彼端

醫學系六年級 張容慈

天色還未亮，空氣裡尚瀰漫著清晨露水的寒意，大地寧靜祥和，依稀能聽見遠處的海濤，如同小島的地理位置一般，給人一種遺世而獨立的感覺，彷彿時間在此從來不曾前進。這裡是馬祖的南竿島，位於臺灣海峽正北方，面對著閩江與連江的出海口，與對岸之中國大陸僅一水之隔。提起馬祖，世人只知曉歷史上的戰亂，胡亂想起歷史課本中「枕戈待旦」的港口照片，以及許多雄偉的坑道防禦工事，或當兵抽到金馬獎的恐怖傳說。然而戰爭結束快七十年了，在之後的歲月裡，這座島嶼發生了哪些事？島上居民真實的生活是如何？沒有人記得，也沒有人知道。

此時，山腳樹叢中不起眼的舊屋子裡，一陣陣輕快的印尼流行樂從哈娜的房間傳出，有些突兀且擾人清夢，卻也幫助早起工作的人們提振精神。今天依然是客滿的一天，要準備四十份早餐，接著打掃退房房間。「但明天是老闆父親的祭日，老闆娘交代我得先準備好祭拜用物才行。」哈娜心裡一邊盤算著，一邊換上工作服裝，準時在五點之前抵達民宿。

準備早餐並不如常人想像容易，因為哈娜工作的地點是一間收費高昂的民宿，號稱馬祖唯一特色五星級，主打每間房間皆有超廣視野無敵海景，誓言提供客人最好的服務，與賓至如歸的至高享受，雖稱作民宿卻有著飯店的規格，光房舍佔地就有百餘坪，再加上兩層樓含四周花園、田園就將近五百坪。因為老闆一家人對於自己民宿的高品質期待，

老闆娘對於早餐的要求十分嚴格，必須先有一道湯品，接著開胃沙拉，後續則是主餐與飲品，且餐點講求美觀與設計感，擺盤裝飾什麼的只是基本，水果還需要雕花的功夫，燕尾形狀的蘋果片、鋸齒層次的奇異果、如同花朵盛開的柳丁……，另外為了怕連續住宿多日的客人吃膩，每天的菜色都必須更換。哈娜反射動作一般的準備著早餐，將前一天泡開的綠豆薏仁放進過中悶煮，烤箱預熱後切好薯片抹上橄欖油鋪上番茄後送入烘烤，黃豆從冷凍庫退冰後現打成有機豆奶，接著起油鍋開始煎香椿餅與蘿蔔糕，吐司退冰後將煮好的南瓜壓成泥加入蘋果丁以作為抹醬，中間的空檔開始處理雕花的水果們，熟悉俐落的刀法迅速做出大量雕花水果擺放旁邊備用……

在廚房裡奔走忙著忙著竟也一個半小時過去，這星期剛來這工作的小妹家家也到店裡了，她看著那些精緻的水果雕花發出不可思議的讚嘆，並對哈娜露出崇拜的眼神，哈娜笑了：「這都是很久以前老闆娘教我的啦！」想起五年前的自己，隻身一人飄洋過海，來到名為「台灣」的地方工作，台灣會是什麼樣子呢？在她的想像之中會是個繁華的都市吧！有發達的大眾運輸工具像是捷運與公車，還有眾多百貨公司與大企業林立，販賣許多美麗時尚的服裝飾品，冷氣放送的超市大賣場，寬敞筆直的柏油路，整齊劃一的街道規劃等等，這些都是與她的家鄉印尼小村莊截然不同的地方，內心雖然嚮往，卻也帶著離鄉背井的害怕與孤單。

然而現實總是與想像有一段落差，就像當初其實是申請要來照顧無法生活自理的老人，也以為是在台灣本島工作，到達台灣後才知道真正的工作地點是在馬祖，這個哈娜從來沒聽過、在地圖上找不到、甚至大多數臺灣

人也從未來過的陌生小島。顛覆了原本要前往繁華都市工作的想像也就算了，連預設的工作內容都完全不同。外籍看護申請表上計畫要照顧的對象，也就是老闆的母親，身體健康得不得了，每天都還拿自己種的菜過來給老闆一家人吃呢！哪裡需要照顧呢？她才知道她真正的工作並不是照顧老人，而是幫忙老闆一家人料理民宿的各項業務，從每日例行事項如早午晚三餐的準備、辛苦的房務工作，從洗床單、晾床單、床鋪整理、各式櫃子、杯具、地板、浴廁清洗，到公共區域的掃地拖地、澆花、割草、洗紗窗紗門、洗窗戶玻璃、垃圾分類、公廁清潔、廚房打掃、機車保養清洗等等，每天從五點起床工作到晚上七點多才下班，月休一日，有時候還要幫忙老闆家裡的雜事，像明天是老闆父親的祭日，她這幾天就必須去市場買菜，煮好祭日要拿來拜的食物，明天一同去幫忙除草與祭拜。

雖然旅遊旺季的工作非常辛苦，但真正令哈娜難以忍受的其實是馬祖的冬季，也是民宿一年中休館的三個月，這時所有同事都回台灣放寒假去了，只剩她獨自留守在這。雖然民宿的客務完全休止，但工作的量並沒有減輕，此時要開始幫忙種菜、種田、種茶葉等各式作物，才得以在旺季時能夠採收並作銷售。但鮮少人知道，馬祖冬季氣溫其實直逼攝氏零度，還時常結霜下雪，讓從小生長在印尼熱帶氣候的哈娜非常不適應，要長時間暴露於寒冷的東北季風中耕作簡直是要了她的命，那些失溫的身體肢端，手指與腳掌於是長年的凍傷。另外，不論民宿本身或是她現居的老闆舊家都是老房子了，常常管路壞掉或漏水跳電的，需要重新翻修，這些事也只能在淡季休館時才能著手，理所當然都是她的責任。總之，她並不曾期待會因民宿休

館而能輕鬆片刻，老闆娘總是會安排事情給她做的。更苦的是，因休館時期不必準備飯菜給客人，老闆一家大部分時間便讓她只吃饅頭果腹，甚至還常對她說：「你今天也沒做什麼事情，吃兩顆就很夠了！」實在是很難想像老闆對待哈娜與民宿客人之間態度的巨大落差。平常當那些精緻華麗的早餐被端上桌時，客人們總不免大聲驚呼、拍照打卡，炫耀這些美好，並給民宿五顆星的評價，然而他們可知道這些早餐的背後出於誰之手？而那個人又是如何被民宿老闆對待的？

「哈娜媽咪，今天要拿幾個碗盤？」家家的一聲問句瞬間將哈娜拉回現實。

「四十個，今天客滿會很忙。對了，家家，我剛剛來不及去外面摘花瓣跟薄荷葉，要裝飾擺盤用的，你去幫我摘一些回來用水洗乾淨喔！」沒想到剛來的家家竟也學起其他的櫃檯同事喊他哈娜媽咪，「因為哈娜媽咪最照顧我們呀～煮三餐給我們吃，又能幹得像女超人，什麼都會做喔！」昨天的同一時間，櫃檯同事小雯才笑嘻嘻的向新來的家家解釋道。

工作時，哈娜總是紮著一束烏黑俐落的馬尾，配上她健康黝黑的皮膚與豐滿圓潤的身材，其實看起來還很年輕，不過三十出頭歲，這樣要被只小她四五歲的同事稱為媽咪還真不習慣，但仔細回想起來，她也真正為人母了啊！想起那個可愛活潑的女兒利雅，遠在如天邊一般的印尼故鄉。在那裡，哈娜有父母與年邁的祖父要養，因此從利雅兩歲的時候，哈娜為了生計，也希望給全家人帶來更好的生活，因此下定決心離開印尼來到台灣工作，一年裡只有過年時期才搭飛機回家鄉一星期。在她的記憶裏，那時離開印尼，利雅還是個走路搖搖晃晃、牙牙學語的嬰兒，如今利雅

也七歲了，下個月就要上小學了呢！哈娜想到這點內心感到一股欣慰，卻也感嘆時光荏苒，五年就這樣過去了，自己陪伴女兒的時間竟然那麼少，利雅那珍貴且無法重來的童年，她到底參與了什麼，利雅還記得她這個媽媽嗎？哈娜不禁一陣鼻酸。

「我去出餐囉！」家家拿起大托盤，放上四碗綠豆湯，小心翼翼的托在手掌心上，小步伐的走出廚房，深怕一不注意打翻了。四副純陶瓷的盛盤，加上湯碗本身與勺匙，湯又得裝到八分滿，其實重量很沉，剛來的家家還十分不適應，常常被櫃檯同事阿鈺嫌棄笨手笨腳，但哈娜卻滿喜歡她的，雖然在工作方面就是個還在學習的菜鳥，但個性坦率真誠，又帶點孩子氣，哈娜十分照顧她，像對待自己的妹妹或女兒似的。其實，要哈娜去幫忙送餐也不是不行，為何非要讓新來的家家去送呢？老闆娘對於讓外籍勞工去送餐、點餐、接觸客人這點，似乎心裡還是有所顧忌吧，總之，這是老闆娘堅持的工作分配，於是在早餐方面，廚房內場是哈娜負責，外場的點餐、送餐、收盤子回廚房等等是家家負責。

待忙完了客人的早餐，碗盤也收洗得差不多，轉眼已經九點半，終於輪到哈娜與同事們自己吃早飯了。

「最大碗的綠豆湯給家家！她還小，還可以多吃一點長高長大。」哈娜笑著說，一邊在廚房裡盛裝起一碗滿滿的綠豆薏仁湯。因為家家愛吃，尤其嗜甜，總是對哈娜的廚藝十分捧場，哈娜也總是樂得開心，常常多留食物、點心給她。

「她都二十幾歲了，才不會再長大了咧！不要讓她越來越胖啦！」櫃檯小雯調侃著，一邊捏著家家的臉頰，好像真的更圓潤一些

了。

在一陣嬉鬧歡笑的早餐時光之中，小老闆突然走了進來，其實也就是老闆娘的兒子，今年開始慢慢接手民宿的事務。

「明天下午要開讀書會喔！這次輪到阿鈺跟我們分享她這個月讀的書。阿鈺，妳可要記得準備啊！」小老闆的出現與丟下的一句話，彷彿讓餐桌的氣溫瞬間下降十度。

「齁！煩死了，看到他們家的人就討厭，開什麼讀書會，根本沒事找事嘛～當我們工作很閒嗎？」阿鈺翻了一個超大白眼，沒好氣的趴在桌上。

「該不會就是要看大廳旁邊書櫃的書吧？不然馬祖這個地方哪來的書店或圖書館？」家家問，她一開始來這裡工作就注意到，吧台與大廳中間有兩個典雅大型的木製書櫃，裡面擺了滿滿的書，而且主題非常一致，大多是與和平飲食主義、素食主義、環保愛地球、生命平等之類的相關。

「嗯嗯，就是那些書。」小雯點點頭，「老闆家很信這套，什麼生命生而平等，動物之間也都該互相平等，吃肉不僅殺生很殘忍之外，還會浪費地球資源，什麼吃素就能多養活三個非洲小孩之類的言論，他們常常把這些話掛在口中。」她額外小聲的向家家解釋著。

這時家家才突然想起，的確從上星期到這裡工作以後，每天的伙食就都是全素食的，連雞蛋、牛奶都完全沒有，連咖啡裡加的奶精粉都是大豆提煉出來的。她想了想，其實覺得這樣也沒有不好，能吃到一些素食料理也不錯，加上哈娜手藝很好，就算料理都沒有肉也還是很好吃，而且這樣子的老闆們，內心應該是很善良的吧！那麼有同理心，那麼在意自己以外的生命，家家這樣猜測著。哈娜對這點也沒有什麼反對，畢竟她本身是伊斯蘭教徒，也很遵守不吃豬肉的規定，她想，

吃素對老闆一家人來說也是一種信仰吧！況且她看不懂中文字，所以讀書會她並不用上台報告，只要聽其他同事分享即可，對她來說也不是一項工作負荷。

關於老闆家信奉的那套理念，哈娜唯一感到麻煩的是不能在老闆家人面前殺蟲子吧！民宿蓋在山坡上，前面有海灣，後面有一片樹林與田地，有毛毛蟲、蜈蚣、蜘蛛、老鼠、蟑螂、螞蟥、蚯蚓等等都是常見的事，有時甚至還有小蛇出沒，但客人們厭惡這些生物啊！若有房客向工作人員反應，還是得處理掉吧！只要不被老闆們看見，哈娜還是會將他們打死丟掉，省得後續麻煩，好比說兩三天前，有房客在走廊上看到家家，便問她民宿有沒有殺蟲劑，家家便到廚房拿了一罐看似殺蟲劑的噴霧鐵罐給客人，沒想到因為老闆家禁用殺蟲劑，整間店裡其實是沒有殺蟲劑的，那罐子上面印有昆蟲圖案的其實只是驅蟲劑，客人噴了以後蟑螂更加慌亂地在房間內到處亂竄，嚇得女房客花容失色。

最後早餐時光在大家的閒聊與抱怨中結束，接著大家開始上工。阿鈺負責櫃檯的一切事項、接送客人、叫計程車、行程介紹、吧台與杯具的清潔整理等等，哈娜與另一個印尼員工瑪琪則必須先將早上客人用餐的所有碗盤清洗並消毒歸位，接著趕在下午兩點前整理完所有房間，將客人退房時骯髒凌亂的模樣，整理成煥然一新的高級舒適，且每間房間打掃完都需要老闆娘親自檢查核可，才算通過考驗，得以趕上新房客的入住時段，否則都得重新打掃。然而，完成房務打掃只是基本盤，還需要準備工作人員與老闆一家人的午餐，有時還會被叫去洗景觀落地窗、割草、洗魚池、油漆等等，都是相當粗重的工作，常常連男性都嫌累，卻都落在哈娜一個

人身上。幸好在家家來了以後，分掉一些原本她也需要負責打掃的區域，像是民宿大廳一二樓層、花園庭院、各走廊樓梯、機車車棚、曬衣間、沿海觀景陽台、公共廁所、員工餐廳等等。

經年累月的粗活工作，讓哈娜的肩頸延伸到下背都慢性疼痛，發作起來時，不論或站或坐或躺，總能感受在骨頭深處有股錐心的刺痛，每當上班時小雯或家家看到哈娜又痛苦的在轉動肩頸，便會上前去幫她按摩個一兩分鐘，在同事們的眼裡，這位操勞過度的「媽咪」，總令人那麼心疼。

工作到了接近正午時分，約再二十分鐘就是午餐時間，哈娜看了看手錶，再度從客房回到廚房，著手準備起大家的午飯。

「家家，你過來一下。」這時，老闆娘卻突然出現在大廳。

「好～老闆娘請問怎麼了嗎？」家家一手拿著清潔噴霧，一手拿著抹布從走廊那端匆匆跑來。

「你掃地加上拖地，以及外面的陽台清潔，還有櫃子擦拭，大概需要花多少時間？」老闆娘托著腮問道。

「嗯…大約從早上九點半吃完早餐後做到下午一點吧！」家家誠實地回答。

「唉！這樣不行，太慢了。這些工作量我認為要在一個半小時內完成。」老闆娘搖頭嘆氣，「還有，你拖地有加入漂白劑與清潔劑嗎？」

「有…」家家心裡開始有些害怕。

「那你中途有換水嗎？」

「啊…沒有，我想說一大桶水剛好拖一層樓…」家家支支吾吾。

「這樣不行啊，至少也得換水換三次吧！不然你看，你這塊地板越拖越髒，看起來都灰

灰的。哈娜你過來！你當初是怎麼教家家的，你沒告訴她要換水嗎？」

哈娜聽到自己的名字，正要走出廚房，內心覺得有些莫名，「有啊...我之前有跟她說過...」。家家看見哈娜連帶被罵，一股對她的強烈愧疚感撞擊著心底，與老闆娘解釋了一陣子，但事實總難以追究，最後兩人只得不斷地向老闆娘道歉認錯，了結此事。然而，類似這樣的事情幾乎日日上演、層出不窮，好像不管員工們多盡力、多辛苦的工作，還是經常被老闆們東嫌西嫌的挑毛病，做得太慢會被罵，做得太快又會被再叫去做額外的、更累的工作，好比說家家常被叫去外頭洗機車、哈娜則常被叫去洗落地窗或魚池、阿鈺與小雯則需要幫忙將田園種植的迷迭香、洋甘菊等花草製作成茶包。因此當老闆家人出現在店裡，全部員工都會繃緊神經，能閃多遠就多遠，躲去老闆們較少去的空間，例如儲藏室、屋頂、曬衣間，能不見是最好，後來的日子裡，家家甚至會以跑腿買菜為由騎機車出去避避風頭。

一個星期很快的過去了，終於排到休假的家，今天一大早就約朋友出門玩耍去了，坐著渡輪到別的島上玩了一圈，晚上九點才回到員工一起住的舊房子裡，發現今天哈娜的房間有些安靜，不同於以往下班後的她，總是一邊播放印尼流行樂一邊與朋友視訊聊天或逛網拍購物。哈娜依舊講著手機，只是語氣聽來沈重，時而哽咽，時而啜泣，從沒看過哈娜的這一面，家家有些驚嚇，儘管心裡非常擔心，卻也不敢直接敲門詢問，只能懦弱的待在隔壁房裡，被動感受著哈娜的情緒，一點一滴的蔓延、滲入大氣，徹夜難以入眠。隔天一早上班，聽了阿鈺的說明，家家才知道哈娜的祖父昨天病危，最後在凌晨四點左右辭世。然而，哈娜也不願意主動與同事們

多談這件事情，努力的打起精神如同往常般勤奮工作，但她的神情裡卻藏不住悲傷與失落，導致常常工作到一半分心恍神。後續的兩天裏，哈娜陸續在工作上出現差錯，如打掃客房時忘記將沐浴乳補充至頂、某間客房少放一杯礦泉水、儲藏室忘記上鎖等等，在之後的某天晚上，老闆娘將哈娜叫去晾衣場嚴厲斥責。

「最近是怎麼搞的？嫌我們對你不够好嗎？你有沒有看過其他老闆怎麼對待像你們這些來台灣工作的人的？我們對你這麼好，供你吃、住與交通，你卻不知感恩，工作態度越來越差、越來越偷懶，如果之後再這樣下去，你也不用做了，回你印尼家裡吧！」話畢，留下哈娜獨坐在晾衣場啜泣。自尊心強的她，遇上這些事後只是更加懷疑自己，她明明這麼努力了，卻還是把事情搞砸，無法兼顧家庭與工作就算了，如今還遭受兩方的雙重打擊，難道自己真的如此差勁？哈娜的內心其實多渴望老闆對她的稱讚，既然她已犧牲家庭、為求工作而遠赴他鄉，現在的她，很需要一些肯定，來說服自己當初的決定並非錯誤，但此時此刻，她的身旁一個人也沒有，夜幕低垂，同事們早已下班回家，星辰緩緩昇上天際，銀河依稀可見，卻不見月光，不遠處的海面看上去是一片漆黑。哈娜拖著疲憊的身心，起身走出晾衣場，準備騎車回去，迎面襲來的是一陣陣海風，除了皮膚上的鹹膩，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寂寞。她已經不曉得，那個離開五年多的遙遠故鄉，或是這座完全陌生、卻投入她所有青春精力的外國島嶼，哪裡才是他真正的家？她到底屬於哪個地方？如果都不是的話，世界上還有沒有哪個角落，是能夠無條件的接受她、包容她、真正的愛她，成為她心靈脆弱時的依靠、一個溫暖安全的避風港。

隔日一早，天氣依然晴朗，大家再度聚集在員工餐廳，圍著方桌坐得整齊。

「第一點，素食者一天飲食背後的用水量等於八個浴缸，葷食者等於十五個浴缸的水量，差了七個浴缸。第二點，吃素一天能節省二十公斤的糧食、九公斤的二氧化碳、足以拯救一隻動物的生命，也能讓三個非洲饑荒的小孩得以溫飽……」小老闆背書一般，流利的念出吃素的多點好處，語氣充滿著自信。今天又到了兩週一次的讀書會，他總喜歡帶著全體員工閱讀這些關於推崇吃素與和平飲食主義的書籍，津津樂道的分享素食主義與環保愛地球、尊重生命平等之類的關聯，並批評葷食主義的蠻橫、殘忍、自私，是圖一己口腹之快，無視其他生命的苦痛，將他者狠狠踐踏的無良行為。然而此時，台下的大多數員工對這些言論與例行公事般的讀書會興致缺缺，滑手機的滑手機、打瞌睡的打瞌睡，阿鈺甚至已經整個人趴在桌子上了，全場只有家家一人聽得聚精會神，甚至一邊錄影紀錄，並非真的被小老闆感召而啟發了興趣，而是覺得這些話除了特別之外，好像還帶點矛盾與衝突，一種莫名的諷刺感，卻又說不上來，其他同事則誤以為是她剛到這邊工作的新鮮感。

接近午餐時，家家結束了自己手邊的工作走進廚房，隨手翻著小老闆早上分享的書籍，一邊與正在炒菜的哈娜聊天。那是一篇講述乳製品與蛋製品是一種對女性（物種）剝削的章節。

「哈娜媽咪～你有預計什麼時候回印尼嗎？」

「當然希望越快越好囉！如果老闆娘那邊OK，我想要明年冬天就可以回去。」

「那你回去之後會再來台灣嗎？」

「哈哈…希望是不要再來了，好辛苦呀！」哈娜苦笑著。

「那你回去之後有什麼打算嗎？還是就可以退休了？」

「怎麼可能呀！那我家裡要靠什麼吃飯？哈哈。回去之後我想開一家雜貨店，用這幾年存到的錢，地點的話…希望在家裡附近的路口，這樣我就可以一邊照顧家裡一邊做生意了，很不錯吧。我有跟我女兒利雅說，她也很期待，我老公也很支持。」哈娜從鍋中剷起一把空心菜放在盤上，話中洋溢著歡喜與希望。

「是喔！那如果我有去印尼可以去找你嗎？對了你有你女兒的照片嗎？我好想看看～」

「好啊！你來印尼就來住我家，我帶你去吃好吃的。」哈娜將瓦斯爐熄火，便從口袋拿出手機打開相簿：「我女兒她長大很多了欸，他爸爸前幾天傳她上小學的照片來，你看，這就是利雅，還穿著制服，這是在他們校門口拍的，是他第一天上學的時候…」

這時，阿鈺也湊進了廚房，「欸～你要回印尼之前跟我一起回台灣血拼啦！哈哈！你不是很想要一雙新鞋嗎？我帶你去逛遍台灣最厲害的百貨公司！」

「好啊！台灣的衣服和鞋子好像都真的比較漂亮欸，而且炸雞還很好吃，上次小雯從台灣帶肯德基回來我有吃到…」

對話就這樣歡愉地進行著，隨著談話內容的推進，夢想與希望好像也跟著靠近、明朗起來。在這座離島上，他們面臨的是困境、是委屈、是壓抑、是殘忍的現實，而出了這座島，那海的彼端，無論是台灣本島，抑或是更遠的印尼，一切都彷彿那麼美好，近乎天堂。家家想起自從哈娜祖父的事情之後，很少看到哈娜這樣開心的一面了。那天中午他們共度了一頓美好的午餐，雖然每天食物都大同小異，但大家談起夢想中的生活，都是那麼快樂。在這樣辛苦且壓抑的工作環境中，能支撐人們繼續努力過活的，大概就是這些

美麗卻遙遠的幻想了吧。

日子在指縫間悄然流逝，不知不覺兩個月過去了，歷經漫長的辛苦工作，與偶爾穿插其中的歡笑，大家終於熬到了旅遊旺季的尾聲。

今早五點半，哈娜依然往常一般出發前往民宿開始準備早餐，在廚房忙進忙出與食材奮鬥完一番後，哈娜一邊擦著汗一邊走出廚房倒水喝，這時抬頭瞥見時鐘已經七點半了呀！家家與老闆娘這時也出現在櫃檯。雖然老闆娘依然一臉嚴肅，但輕快步伐與上揚的語調透露了她今天的好心情。

「哈娜，你過來一下。」

「今天中午你弄完大家的午餐後，就可以不用待在民宿了，因為今天下午不會有客人來，但是老家的倉庫最近很髒很亂，要你回去幫忙打掃整理。」

今年文化局舉辦了一些促進觀光的活動，其中一項是上星期為期一週的馬祖旅遊節，遊客票選最佳民宿的結果在昨天公布了，他們獲得了第一名，因此下午老闆們要接待當地的媒體朋友們與文化局的官員，民宿就暫時停止接客了。老闆娘特別在民宿大廳佈置了一番，將原本的金屬桌椅換成原木製成的，並鋪上典雅的布巾，再放上插著「馬祖石蒜」的寶藍色琉璃花瓶，陽光從東邊灑落，顯得窗明几淨。

媒體朋友到場後，老闆娘帶著小雯與阿鈺，熱情的出門迎接，家家則在店裡把茶水與點心一一端上桌來。大家一陣寒暄後，即開始進入訪談。

「非常恭喜您們得到遊客票選最佳民宿獎，想請問您的核心經營理念是什麼呢？」

「提供最精緻與高品質的服務吧！我們很能

理解遊客的心情，畢竟玩樂也是很耗體力的。我們的任務就是在他們辛苦旅遊一整天後，晚上能有一個最溫暖、舒適的家。因此，我們對自家的服務品質要求，可說是非常的高。」

「那您認為您們的民宿最特別之處為何？」

「嗯…我覺得應該是心中秉持著萬物和平共生的理念，在我的觀察裡，這觀念不曾出現在別間旅館中。其實，在追求服務品質、顧客感受的同時，保護環境、愛護地球，並尊重不同生命的訴求，也能一併達成，這兩者並不衝突啊！例如店內提供的飲食皆為自己全手工做的蔬食料理，也不提供單次性使用的盥洗用品，但顧客依然相當支持與捧場。因此我們相信，只要堅持著正確的理念，做對的事情，不要那麼現實，一心只想著賺錢，要心存善念，反而能獲得成功。……」

老闆神采飛揚且滔滔不絕地向記者分享著他的理念，小雯與阿鈺聽著這些重複卻空洞的言詞，還能強忍著厭煩的情緒，家家卻早已神遊了出去，眼神飄向落地窗外那條綿延的海岸線。在面對不想看到的東西，人們能閉上眼睛，但卻還沒演化到能關起耳朵，老闆口中那些字眼，「和平」、「尊重」、「愛護」、「善念」……，只能一直進進出出她的耳朵，但她想不起是否真有什麼青蛙蝴蝶鳥兒蜘蛛曾經因此被拯救，她想起的只有哈娜，哈娜勤奮而辛苦的身影。那個對待大家都那麼好的哈娜，那個還在老家倉庫整理打掃的哈娜。

最後訪談結束，大家起身走出店門口準備合影留念，所有員工都到齊了，只差哈娜一人。家家心裡暗自希望此時的天氣是烏雲密布，最好突然來個打雷閃電與暴雨，把這些人們，或整個世界，澆個濕透，但抬頭一看，陽光依然這麼燦爛美麗，澄淨的藍天沒有一絲雲朵，青山聳立著雄偉與綠意，遠方的海浪正在閃閃發光。「一、二、三，照！」於是又一

張美麗的照片誕生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馬祖太美了，美得令人無奈、令人心碎。

所謂馬祖的故事，就像是歷史課本一樣，已經很難跟大家解釋說這裡不是只有戰爭、不是只有砲台與坑道、標語與據點。因為，最後會被人們記得的，會是報紙上的訪談，那些糖衣一般，可口卻空泛的理念，還有那張照片，千真萬確的美麗風景，光靠這些，他們就能在社群媒體上廣為流傳，流芳百世，為世人所讚揚。至於，曾經真心誠意在此奉獻自我，努力工作、用心生活的人們，他們的心情，快樂與辛酸，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在意。真正屬於他們的故事，輕易的被世界遺忘，彷彿從不存在。



評審賞析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高嘉謙副教授評析

小說組

第二名 張容慈 海的彼端

本篇小說處理印尼外傭到馬祖民宿工作的日常故事，描述外勞的辛苦與雇主的表裡不一，陽光下陰暗的一面，卻是很多人真實的人生經驗。敘事帶出外傭的個人經歷和背後的心路，以及意圖指涉海島與海島之間（無論印尼、馬祖、台灣），各自的夢想與現實的拉鋸。整體鋪陳自然，文筆平實，娓娓道來，令人感同身受，但情節的轉折和亮點稍嫌不足。

小說組
第3名

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2屆(108年度)徵文比賽



得獎人：**李宇洋**

就讀系別：**醫學系五年級**

得獎作品：**童話集—凌晨火車上的
女孩**

得獎感言：

很開心作品受到肯定。我很感謝當初遇上在凌晨火車上的女孩，讓我提起勇氣進行了這次的初次創作。



童話集—凌晨火車上的女孩

李宇洋 醫學五

火車上的時鐘顯示著凌晨三點，晃蕩的車廂搖擺在安靜的夜晚，高掛的弦月與搖曳的星光將微微的光芒灑落在大地，這片安詳的田園或是靜謐的農田、錯落的房舍沒有過多的燈火，似乎所有人的熟睡在溫暖舒服的夢鄉，有的只是遠處的火車、匡噹匡噹、匡噹匡噹。

少年始終都無法入眠，他困擾著、他想不起來自己何時搭上了這輛列車、想不起來遠行的理由，他什麼都不知道，因為他沒有上火車之前的記憶，就連自己是誰也不甚清楚。他徘徊在車廂之間，看著逐漸遠去的人們各自有終點卻漸漸沒有增加的乘客，似乎剛剛的一個小站，人便都走光了，空蕩蕩的車廂晃盪著空洞的旋律，匡噹匡噹、匡噹匡噹，而現在火車上的時鐘顯示著凌晨三點。失眠的少年從一節車廂走往另一節車廂，但那裡有的只是兩排空蕩的座椅不斷延伸，隨著他的腳步、從一節車廂延伸到下一節，就像是無盡的輪迴一般，少年宛如失落在惡夢的囹圄，此時晚風吹拂，窗外的星空彷彿正在打轉、安靜的世界只剩這輛不知向何處駛去的火車、與少年一人。

少年拉開了最後一節車廂的車門，在那裡，彷彿是從黑暗中垂降而下的蜘蛛絲，雖說細小卻晶瑩透亮，那是希望，對此刻的少年他感到心中無比的安慰。在座椅的末排，他看到了一個小女孩、一個如此熟悉的小女孩。

是的，一個八、九歲大的小女孩，當少年第一眼看她時，一個畫面閃過他的腦中。那是一片金黃色的花田，一小朵一小朵是未知名的小花，隨著風、在搖曳的花叢中慢慢

升起了一點一點的光芒，形成花與光點的星海，而小女孩便身處在那片花田之中，她拿著相機、對焦那一片如星星般的光芒，緩緩地呼吸、按下快門，然後自然的撥動底片的把手，然後重覆拍下下一個畫面。每當她再次拿起相機、細細的對焦按下快門，然後低頭調整相機，她的瀏海便似一片簾幕降在眼前，白皙的肌膚對比亮黑色瞳孔、深邃的眼中看見的是滿滿的幸福，她拿起相機轉向少年的方向，她笑著、笑的燦爛、笑的很美。少年不禁的向前走去，卻在下一個瞬間被迫掉回現實。

是的，一個這樣的小女孩，一手抱著一台老舊的底片相機、背帶過長的繞過她嬌小的身軀，她緩緩的點著頭、昏昏沉沉、在意識與無意識之間，似乎熟睡了卻又感覺隨時就要被火車晃醒的樣子。她並未發現少年，只是沉浸在火車的搖籃曲之中，半張著小嘴，如同和著火車的旋律哼唱，匡噹匡噹、晃蕩晃蕩。小女孩應該是睡著了，少年這樣想著。

少年在她對面的座位坐了下來，他看著小女孩的睡姿感到莫名的熟悉與安心，小女孩的樣子似乎本就存在於少年的記憶深處，嬌小的身形、白皙的皮膚、僅能蓋住耳朵的短髮、她身上那老舊的相機。少年應該要知道這位小女孩的，但除了剛剛快速閃過的花田景象，少年想不起來任何關於她的事。少年只是看著、看著眼前的小女孩熟睡，看著那一身紫色的連帽外套的她，倚靠著座位旁的扶手，斜著身子歪著頭露出嫩白的脖子，一幅美麗的景象便從她那美麗的鎖骨、隨著一條鮮明的肌肉向上延伸、直到痕跡隱沒在耳後的頭髮為止。少年看的著迷，也沒意識到鄉村的星辰已經被山洞的黑暗給掩埋了。

火車的鳴笛聲在山洞裡迴盪，彷彿試圖驅趕狹小的黑暗所帶來的恐懼，然而這份過大的聲響也吵醒了熟睡的小女孩。「嗯……這裡是？」，小女孩睡眼惺忪的揉了揉眼睛，不經意接上了少年的視線，然而下個瞬間，小女孩忽然發覺了什麼似的慌張了起來，「我的眼罩呢！我的眼罩呢！」。只見她用左手死死

的遮住左眼，而露出的右眼、深黑的眼珠水汪汪的、簡直快哭出來了。下一秒車廂搖晃的劇烈，然後是「碰」的一聲，連接車廂的門大力的關上了。小女孩不見了，車廂內只留下了不解的少年。

「為什麼呢？明明是那麼美麗的眼睛。」

打開連接車廂的門，一切都變了。少年的眼前是昏黃的教室，木質的課桌椅、老舊的風扇，髒兮兮的黑板上被到處塗鴉，黑板正中央畫著一個大大的火柴人。大大的頭與不符比例的身體、一條條粗糙的線條留長到身體，或許上面畫的是一個女生。必須說，這是相當幼稚園小朋友的塗鴉，大大的臉被畫上了大大的眼睛，兩隻眼睛的大小明顯的不一樣大，左眼的眼珠也被畫得太過偏外而顯得不正常。

少年走近了黑板，只見那剩餘的空間被用歪扭的注音寫滿「怪物、醜八怪、醜女」等字樣、以及用「大便」這樣的符號來羞辱圖畫的女孩。以各種諧音來亂改名字、用各種可笑的符號以為好玩，小孩子那天真的想像力在這裡真是滿滿的惡意。少年面無表情的拿起了老舊的板擦，想要抹去了那些嘲諷與汙穢，「吱吱」的摩擦聲尖銳的令人噁心，但那醜陋的字跡卻難以擦去，只有一抹又一抹的擦痕，試圖用陳舊的粉筆灰來掩蓋惡意，然而就算字跡變的再淡淡、那些字依舊還是在那。

「太過分了。」少年毫無語調，他的內心在發疼、一股自責與懊悔無由的充斥著，不明來由。他試圖擦去那個惡意的頭像，但無論怎麼用力都擦不掉。那些圖像、那些符號、那些文字，似乎正訕笑著少年的無能，訕笑著那個被大家欺凌的女孩，似乎正用天真的言語說著「妳就是活該」。

「開什麼玩笑！」

粉筆灰四處飄散，少年憤怒的將手中的板擦砸向黑板，在揚起的灰塵中，眼淚便從少年的眼眶潸潸的流下。模糊的視線中，他看到黑板中女孩的眼角也流出了藍色的「淚

水」，像是用藍色粉筆畫上去的一樣，但圖畫卻真的在動，那眼淚正不斷的、不斷的溢出，從眼角、從臉龐、滴落至板溝然後消失不見。

少年被眼前突如其來的變化嚇了一跳，不禁的向後跌了幾步而撞倒了身後的課桌椅。他右手扶著其中一張桌子避免自己跌坐在地，卻瞥見那右手所扶助的桌子上，不斷有文字從抽屜爬出、聚集在桌面的角落然後形成一個火柴人女孩的圖像，隨後其他火柴人也爬上了桌面，他們嬉戲玩鬧、拿著一團一團黑色的線團扔向角落的女孩，女孩只是靜靜的待著、靜靜的。而後那群火柴人不知又從哪拿出了一個書包，書包似乎是女孩的，她試圖想拿回她的東西但卻被推倒，大家都笑了，「哈哈～」的字樣擠滿在女孩的身旁，而其中一個火柴人拿過女孩的書包高高舉著，然後開口朝下將所有東西都倒了出來，空咚空咚、空咚空咚。一點也不剩了。

對女孩而言，這個世界究竟還有什麼溫柔可言。只見那個火柴人伸手從書包的底層拿出一樣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然後將書包丟還給女孩，一群人拿著那樣東西跑了。而鐘聲也在此時響起。

夕陽西下，操場上回響著新世界交響曲第二樂章的旋律，催促著小學生們回家，和緩的樂聲夾雜著音響的雜音，小朋友的歡笑似乎也融入了音樂之中。少年走到窗邊，他看到那些年幼天真的小朋友在操場上追逐嬉戲，有些簡單的玩著樹枝樹葉、似乎對著地上的小生物正做著仔細的觀察與研究，這大概就像是大家小時候的遊戲，拿著樹枝戳弄螞蟻的巢、踩踏著那些四處逃跑的昆蟲，或是用樹葉玩弄著被找到的毛毛蟲、以及那些看起來弱小的蟲子，他們會笑著說：「矮額～好噁心喔！」，然後「啪嘰」一聲之後是大家歡樂的笑聲。

少年嘆了口氣，回頭在教室尋找其他關於小女孩的線索，但除了每個座位中泛黃的課本，這裡似乎什麼也沒有，垃圾桶裡看起來被一疊課本的殘骸給塞滿，塗的亂七八糟的內頁與零星的文具一起被埋葬在這裡。

「小女孩在找的是眼罩吧。但究竟會被藏在哪裡啊？」少年這樣想著，如果不是被藏在這間教室，要找回來的機會也是微乎其微。少年皺著眉頭，伸手開始翻攪著垃圾桶，卻意外發現垃圾桶比看起來的還要深的多，於是便將桶內的東西都倒了出來。

紙張如雪崩般四溢了出來，日曆揉成的紙團、一枝枝短小的鉛筆、一小塊一小塊的橡皮擦便順著滾了出來，之後是一個便當盒「匡噹」的掉出來、腐臭的酸味隨之衝擊了少年的嗅球，油漬、飯粒、菜汁、肉醬混雜著下一層的東西被倒了出來，那些「廚餘」被一張張的照片給包覆，而那些照片數量之多、竟然像一道岩層般隔絕了垃圾桶內的雜物，在「照片層」的下面是一本厚重的老舊相冊，正是有賴於相片數量之多，相冊沒有沾染到一點髒污。

少年小心的拿出了相冊先放在一旁，轉頭看了看那夾雜著食物的相片，他看到一張又一張小女孩的照片，那正是他在火車上遇見的那個小女孩，照片裡的她總是低著頭、蜷縮在角落，似乎總是一個人，一個人上下學、在學校一個人吃飯、回到家似乎也是一個人，一個小小的公寓。小女孩常常買便利商店的微波食品，一個人在餐桌、一個人打掃、一個人整理，掃除家裡亂丟的垃圾與酒瓶。小女孩會一個人做作業，但她學習上似乎並不順利，她會煩惱的抓抓頭、會在數學的計算題上空白一片、會在作文簿少少的寫了幾個字便不知如何下筆，她的考卷分數總是不高、聯絡簿總是被寫紅字、家長簽章的地方也常常被圈起來，但她還是努力的完成作業，一遍一遍的國字、一遍一遍的默寫，她小巧的手握著過短的鉛筆，一筆一畫、一字一句的練習，小女孩的字很漂亮、相當相當的漂亮……小女孩沒有其他休閒，家裡沒有玩具、沒有娃娃、沒有電視、當然不可能有電腦，她常常一個人唱著歌，偶爾從街上接過了廣告當廢紙，便在上面畫畫，或者有的時候趁著沒有人發現，才從衣櫃的角落拿出一台老舊的相機、那是她爸爸留下的，她

會小心的擦拭掉上面的灰層、細細的從相機那小小的窗戶去觀望這個世界，小女孩會慢慢地對準物品、景象，然後按下快門，但相機裡面並沒有底片，她只是假裝拍下了照片。這台相機是小女孩最為珍貴的寶物，也是她唯一的玩具。

而窗台是小女孩最常待的地方，她總是看著行人、數著汽車經過，無數的夜晚只是在窗台旁邊等待，等著她唯一的家人回來，但常常不到十一點，小女孩就睡了，她一個人睡覺，在一張小小的沙發上睡著了。

少年默默的拿起角落的掃帚，將那些照片、廚餘、紙屑都掃回了垃圾桶。少年隨意拉開一張椅子坐下，他翻開那本相冊，裡面是陳舊泛黃的相片，那些照片大多都是街景，晚上的街燈、無人的公園、巷弄的轉角、擦肩的路人……少年向後翻了好幾頁，照片裡的人漸漸變多，似乎是在市中心拍的，車水馬龍的景象、來來往往的行人，穿西裝的、休閒服飾的、時尚流行的人們，交錯在大火車站前，那站前的廣場寬敞、一眼望去兩側的高樓整齊立正在旁，而夜晚的光線在閃爍，那是都市的光、是人潮的脈動。

再往後翻，景象漸漸變得黯淡，似乎離開了鬧區，而後好幾頁，都是河岸的景象——夜晚的河流與鐵橋。少年翻閱到了最後幾頁，空白的頁面漸漸增加，到其中一頁便只貼了一張照片，那是從橋上向河流拍去的景象，深夜裡那附近只剩少許的房子還亮著燈，而相片中央那條河流在微弱的燈光映照下，顯現著一種魔性的動感。那張照片的取景位置很高，河流的遠處，繁華的市中心依舊閃亮，在照片的天邊抹上另一種奇異的色彩。

而後，就再也沒有照片了。空白的頁面迅速飛越，少年翻到了最後一頁，卻是一個髒兮兮的眼罩夾在其中。

「會是這一個嗎？」少年看著那個眼罩，露出懷疑神情。

眼罩的骯髒並非是被糟蹋，而是看起來相當久遠而顯得骯髒，就像這教室的課本、

照片，似乎很久都沒在被使用過了。

「匡啷」。

教室的後門被拉開，一個小男孩跑了進來，他看到少年先是吃驚了一下，隨後是好奇地打量著少年。

「你是誰啊？在我們的教室幹嘛？」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在這裡。但我在找一個眼罩。」

那小男孩睜著大大的眼睛走向了少年，問道：「你手上的不是嗎？」

「我也不知道耶。」

「大哥哥，你怎麼什麼都不知道啊！你到底是什麼人啊？」

「嗯……或許我是……未來人吧。」少年開玩笑的回答。

小男孩驚訝的抓著少年的手說道：「哇！好酷喔！未來耶！未來長什麼樣子啊！」。

少年稍微尷尬地指向黑板旁的日曆回道：「我大概是生活在十年後的世界吧。世界幾乎沒有什麼改變，亂糟糟的地方還是亂糟糟的，只有網路的發展有快速的進步吧！」少年閃過一絲的猶豫又問道：「小朋友，那是今天的日期嗎？」少年的手依舊指著日曆所顯示的那一天。

小男孩肯定的點點頭又繼續問道：「網路是很厲害的地方嗎？大家以後都住在那嗎？」這天真的問題卻讓少年感到相當的為難，少年再次尷尬地笑了笑，回道：「大概……差不多吧……」。

「太棒了！太棒了！」小男孩聽到之後，不禁興奮的又叫又跳。

「那你呢？小朋友，現在不是應該要回家了嗎？」少年打斷了他興奮的情緒問道。

「喔對！我也在找眼罩，我朋友的。那是她很珍貴的東西。」

少年拿起了那老舊的眼罩問：「這個嗎？我在這本相冊裡找到的。」

「不是！」小男孩搖了搖頭說：「這個太舊了，我找的那個很新。而且這個相簿應該不是我們教室的東西喔，之前從來沒有看過。」

「是這樣喔。」少年回道，「那你說的朋

友該不會是那個人吧？」少年指向了黑板。只見小男孩著急的解釋：「那些都是壞同學的惡作劇，不是真的！大哥哥你不要相信！她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人，很溫柔、善良，我從沒見過像……」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要著急，我不會相信那些塗鴉的。」

「咦？大哥哥，你也認識她嗎？」

「嗯……我不知道，但我應該要知道的。我……怎樣也想不起來……以前的事……」

「是這樣喔？大哥哥，所以你也是要幫她找回眼罩是嗎？」

「算是吧。」於是少年便跟小男孩說了他遇見小女孩的經歷。「我覺得她應該是我熟悉的人，或許她能告訴我……告訴我一些以前的事。我必須找到她，必須……」少年並沒有繼續說下去，每當他想到小女孩時，總是不禁的感到難過與愧疚。也許比起找回自己以前的記憶，對少年來說更想要彌補小女孩。

「原來是這樣啊……大哥哥，那我們去找她吧！你應該有很多話要對她說對吧！」

「你知道她在哪？」少年吃驚地問道。

「當然啊！我可是她的好朋友呢！我們必須去完成跟她的承諾才行！」小男孩自信滿滿地拉著少年跑出了教室，絲毫不給少年任何發問的機會。「承諾」一詞在少年心中留下了問號，但小男孩跑的飛快，少年光是跟在他後面就已經上氣不接下氣，只見小男孩穿越了操場、彎過校門、過了幾個無人的路口過後，最後轉進了一個公園。少年好不容易追到了門口，彎著腰喘著正想要問小男孩話卻聽到他的聲音。

「接下來就拜託你囉～大哥哥，幫我完成我沒辦法去做的事。我跟她的承諾、你跟她的承諾。」

此時少年抬起了頭卻已不見小男孩的身影，在他眼前的公園昏暗的路燈下，搖盪鞦韆上的一位小女孩，過耳的短髮、頭低低的、一身紫色的外套跟脖子上掛的相機……

「是那個小女孩」，少年走上前去，只聽到她

輕聲的哭泣。

「為什麼……」小女孩低聲啜泣道。「為什麼現在才來……為什麼要丟下我……為什麼不要我了……」她小心翼翼的抑制著自己的哭聲、輕輕的擦拭掉眼角的淚水，害怕著掉下來的眼淚被發現。她慢慢抬起頭、汪汪的大眼睛看著眼前的少年。修長的睫毛與深邃的黑眼珠、眼角微紅的血絲與輕輕抿起的小嘴，輕聲的訴說如同做錯事的孩子，她微微的側臉，以使用右眼看著他，而左眼則不自主地偏向外側，她無法控制那雙失常的眼睛，她甚至害怕讓別人看到她的左眼，小女孩覺得那是不幸的詛咒。少年單膝跪坐在她面前，前傾的身體擁抱住那輕柔嬌小的靈魂。

「為什麼現在才來……我等了好久……好久……什麼樣的辛苦我都忍了……忍了下來……可是……可是……你都沒有回來……我們說好的啊……」

小女孩哭了，嚎啕的、放聲的，她哭得令人心疼、哭得令人憐愛，那是壓抑了多久的悲傷、那是等待了多久的寂寞，她的哭聲撕心裂肺，宛如將一生所有的冤屈盡數哭了出來。

「對不起……對不起……」少年抱著小女孩，反覆的說道。他說的很輕、說的愧疚、說的悲傷、漸漸帶有哭腔。少年也哭了，彷彿和著小女孩的哭聲，伴著低沉與抑鬱。少年的視線是模糊的、小女孩的靈魂是溫暖的，少年每滴落一滴眼淚便慢慢想起他與小女孩的事情。

十年前他們相遇，他被小女孩的溫柔所吸引，他出面保護她不被同學嘲笑、他安慰她、說小女孩的眼睛很美，他可能曾驚訝於她的畸形，但也只有他接受了她的病態以及她的美，那時的少年只是一個男孩，但他卻相當勇敢，是他、是少年、是當時的男孩溫暖了女孩。

「你說你會保護我的……不會讓我受到欺負……你說媽媽還是愛我的……要給大人一些時間……你說爸爸一定會在星星上守護我的……要我不要害怕……可是……可

是……同學不跟我好……老師也不理我……就連媽媽都說如果沒有我就好了……我好痛……好痛……」

小女孩用力抱緊少年，像是害怕他再次消失似的，如果還有什麼是支撐小女孩活下去的理由，那也就只剩少年的存在了。

「為什麼我會遇到這樣的事……為什麼我是沒人要的孩子……為什麼大家都大家都愛說謊……為什麼……爸爸……媽媽……為什麼你們都不要我了……」

在喘氣聲中，小女孩把所有情緒都發洩了出來。小女孩想起了她的爸爸媽媽，她曾經答應爸爸要代替他保護媽媽，但兩個人的家裡媽媽去越來越奇怪，有時非常的溫柔、卻總是忽然大哭或是生氣，她保護不了媽媽、她想要安慰媽媽卻總是換來打罵，打罵之後又是哭泣擁抱，小女孩以前有著跟爸爸一樣漂亮、明亮的雙眼，媽媽總是喜歡在最後吻上她的眼皮。她們的生活自然過得不是太好，小女孩傷痕累累但卻無怨無悔，因為她跟爸爸約定好了。

然而有一天，小女孩卻漸漸發現視力變得模糊，彷彿東西都分裂成兩個，她覺得異常的暈、看不清楚東西，尤其左眼的視力幾乎快完全看不到了。小女孩照見鏡子，她的眼睛已經不是原本那雙漂亮的眼睛了，如同凸眼金魚一樣兩隻眼睛分的好開，她昏倒了，但這是個永遠醒不過來的噩夢，她的媽媽離開了她，不再為她準備早餐、便當、晚餐，漸漸下午出去工作、早上才回家睡覺，小女孩回家也看不到媽媽，漸漸只剩隨便的外食，只剩自己一個人。

是啊，為什麼她非得遇上這種事呢？如同上天惡劣的玩笑，原本一個幸福溫暖的家庭變得什麼都沒有了。少年只能是哭泣，替著小女孩哭泣、替著自己的無力哭泣。

「對不起……我沒有保護好妳……我什麼都沒有做到……對不起……」

要是那個時候沒有離開就好了，少年是這樣想的，但他沒有任何選擇的權利，突然家裡的變故，男孩不得不轉學，他離開了小

鎮，離開了女孩。在離開那天他約了女孩，就在這個公園，就在這個鞦韆，他送給了女孩一個眼罩，「如果你害怕的話就戴上吧，這就像是我一樣，會在你身邊保護你的。」那時男孩如此說道。

然而眼罩並保護不了女孩。

「我什麼都沒做到……我……」少年感到更加難過，他的淚潰堤了，低沉的嗚咽掩蓋了小女孩的哭泣，漸漸他只聽到自己的聲音不斷的責備自己。他想起自己曾多麼天真，以為自己一人便可以保護女孩，與世界對抗。他曾打跑了那些嘲笑女孩的同學、他總是不厭其煩的跟老師告狀，他會帶著便當與女孩一起分享，放學了一起到公園玩耍，他們會盪著鞦韆、盪的好高好高，世界對他們來說是如此的大、卻又如此的小，也只有在那樣的時刻，女孩才能像一般平凡的孩子，多麼快樂、充滿著笑容。一次他曾經在鞦韆上對女孩說：「哪天我變得厲害了，我一定會帶著你一起去旅行，以後我們就不斷的走下去，走到一個你喜歡的地方，然而住在那裡。」那時女孩只是笑了笑，對他說聲：「傻瓜。」

「傻瓜。」小女孩輕輕撫摸著少年的頭，她的情緒已經平穩了下來，她擦拭掉自己的眼淚說道：「你是我這一輩子最幸福最幸福的回憶。是我剛剛太任性了……我已經很幸福了……請不要為我難過……」

「這不是誰的錯……」小女孩微笑著看著少年繼續說道：「你還記得我們的約定嗎？我有想去的地方，能帶我去嗎？」

少年點點頭，站了起來，他雖然還不夠厲害，但他始終是當年的那個男孩，為了女孩他就是勇敢的騎士。他將眼罩還給了小女孩，小女孩握住少年的手，兩人拖著長長的影子消失在這座小鎮。

夜晚的火車很是喧囂，長長的鳴笛聲劃過漆黑的山洞，而車廂裡只剩少年與小女孩兩人，他們牽著手、卻沒有任何交談，夜晚的這份安靜彷彿是上天給留給他們的最後一份祝福。小女孩閉著眼睛、將頭靠在少年的

肩膀上，在溫暖的車廂裡，她回想起那寒冷的最後一晚。

那晚，女孩她跑出了家，帶著她最珍貴的相機，她想要去找那唯一可以支持她可以繼續存在的人，但在茫茫人海之中又要到哪裡找呢？女孩才知道自己已經什麼都沒有了。風冷冷的吹著，女孩獨自到了一個陌生的城市，她看著那光彩的景象、看著那些簇擁的人們，她已經不再哭泣了。手中的眼罩隨著強風被吹下，那晚河水正是冰冷，女孩在下沉，在最後白花花的水花中她還是想起了男孩。

「好想再見你一面啊，但是再見了……」

而現在，她很滿足、滿足到滿臉都是開心的笑容。少年也隱約感覺到、小女孩總存在在那段空白的記憶裡，而現在，她就在身邊。

「這次我不會再放手了」少年在心裡說道。

火車穿過了山洞，眼前是黎明的光景、和煦的晨曦照亮一片的花田。佈滿在軌道旁無盡的花海，那小小朵金黃色、不知名的小花，在朝陽的照射下顯得更加的鮮活耀眼。

他們下了車，一個小小的車站便被這樣的花海包圍，微風吹過金黃色的浪潮拂過他們臉龐。小女孩興奮的拿起她的相機，在花海中穿梭、在花海中拍照，透過那小小的窗、對焦那一片幸福的田野，小女孩按下快門，然後熟練的撥動底片的把手，然後拍下下一個畫面。「如此熟悉的場景」，每當她再次拿起相機、細細的對焦按下快門，然後低頭調整相機，她的瀏海便似一片簾幕降在眼前，白皙的肌膚對比亮黑色瞳孔、深邃的眼中看見的是滿滿的幸福，她拿起相機轉向少年的方向，她笑著、笑的燦爛、笑的很美。

少年回應的對她笑了笑，如此簡單的幸福卻是如此的困難，這世界到底是怎麼了。

少年慢慢地走向小女孩，卻突然莫名的感到心痛，每走一步心就像被針扎著了般、一步一步都是痛……少年最終還是走到了小女孩的面前，小女孩則靦腆的向著少年笑了

笑：「謝謝你，真的很謝謝你。要是當時……再堅持久一點的話……就好了……」然後她將相機交給了少年說道：「打開吧。裝底片的蓋子。」少年看著小女孩猶豫了一下，低頭將相機的背蓋打開，但原本該裝底片的地方卻不是底片，而是一張紙條。少年再次抬頭看向小女孩，卻看到她向後面倒去。

不！是向下掉落。當少年意識到時，那片幸福的花海已經消失不見，而他正在站在鐵橋桁架的最高點，小女孩正向橋下幾十公尺高的水面落去。寒冷的晚風強勁刺骨，遠邊的城市顯得光彩奪目，小女孩對著少年露出微笑的面容，眼角卻是閃閃的淚光，她這次手緊緊握住了少年給的眼罩，遠遠的似乎對著少年說了些什麼，但一切都沒入水花聲之中。

「不要啊！！！」

少年想要去抓住小女孩的手，但怎麼都已經遲了，伸出的手已經抓不到任何東西，取而代之的是熟悉的車門矗立在面前。少年跪坐在那熟悉的車廂，他哭著，大哭大喊著：「為什麼！到底為什麼！我什麼都做不了……什麼都給不了……這到底算什麼啊！！！」可惡啊！可惡啊！」他捶著地板，腦中反覆的撥放小女孩最後的身影，那彷彿將少年推開一般，自顧自的掉了下去。「哈……哈哈！」他莫名地笑了起來、而眼淚卻滑稽的嘴角不斷滴落，「哈哈……哈哈……」。

少年彷彿反覆聽到小女孩最後微笑著說：「再見了……我最愛的人……謝謝你……」，伴著她一如往常的溫柔，卻說出如此殘酷的話。

「再見……這不是再也見不到了嗎……」他癱倒在地上，自言自語的說道：「那我究竟還有什麼意義，沒有記憶、沒有目的，什麼都做不到……」

火車的時鐘正指向凌晨四點，鳴笛聲響的煩躁，轉眼間火車已經穿過山洞，平坦的田園沒有任何東西，只是時間還在繼續，而少年冷冷地看向窗外。他向上拉開車窗讓冷風吹了進來，可是冷風無法冷卻他的大腦，

他眼前彷彿還是撥放著小女孩落下的畫面。事實上，少年是知道的，小女孩早就走，或許在當時他離開小鎮後的幾個月就走了。這很好理解，好幾年過來，小女孩怎麼可能還保持著當時的模樣，小女孩怎麼可能認得數年後模樣的少年。那本相冊的照片才是現實，小女孩最後的身影依舊，橋上是如此的冷、而河水又是怎樣的冰。

然而少年始終不願意接受這些荒謬的現實。他不知道為什麼會搭上這輛火車、不知道為什麼會回到那座小鎮、不知道為什麼小時候的他要帶領著自己去找小女孩……這到底……有什麼意義……人早就已經……不在。

少年癱坐在位子上，手中緊握著小女孩給他的紙條，而那台相機被放置在一旁。少年只能反覆的回憶著最後的畫面，最後小女孩跳下去了，但最後小女孩是笑的。

她是滿足的，她寧願再死一次都想要再見少年一面，完成他們之間的約定。「這到底算什麼啊」少年長嘆著。此時火車已駛離了凌晨，清晨的陽光冉冉升起，照耀著火車、照耀著大地，這裡是一座城市，一條大河橫然而過，而火車正停駛在這座大河的橋上。

車門打開了，少年走下了火車，他看著距離橋下幾十公尺的水面波光粼粼，看著眼前的景象如此生氣勃勃。少年站上了橋，感受著同樣的強風吹拂，感受著即將墜落的無助與徬徨。

「少年，你不怕死嗎？」一道聲音從耳畔響起。

「我都能在這樣的世界活著了，你說我還會怕死嗎？」少年只是冷冷地回道，可是他想到小女孩的笑容與那張紙條上的內容，他就猶豫不已。

「你要好好的活下去！」這是小女孩最後給少年的字。少年握著紙條、不禁流下淚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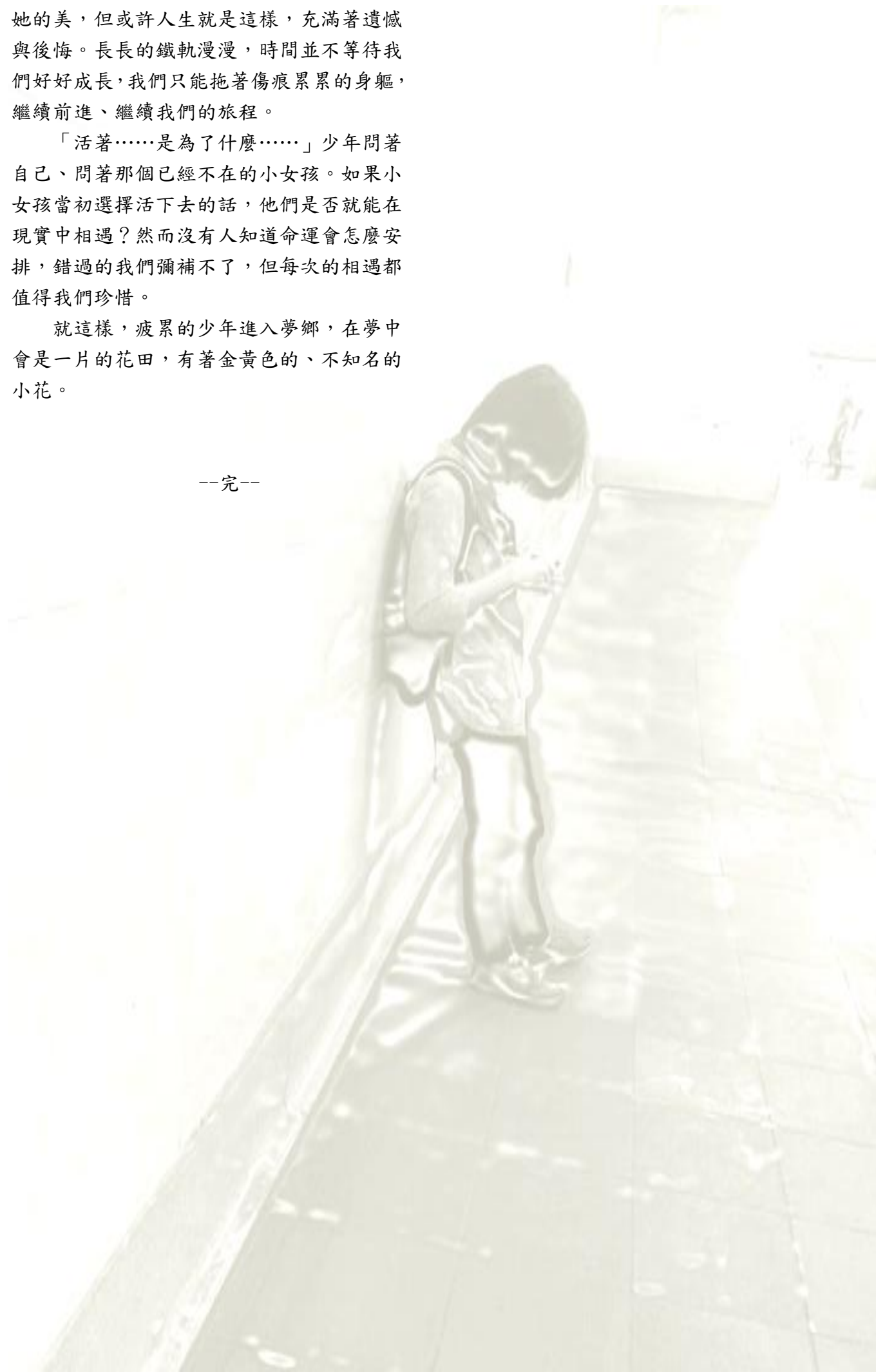
火車重新出發了，少年搭上了火車，在朝陽下，他的思緒混亂、疲憊的精神讓他睡倒在座位上，他念著小女孩、念著她的缺陷、

她的美，但或許人生就是這樣，充滿著遺憾與後悔。長長的鐵軌漫漫，時間並不等待我們好好成長，我們只能拖著傷痕累累的身軀，繼續前進、繼續我們的旅程。

「活著……是為了什麼……」少年問著自己、問著那個已經不在的小女孩。如果小女孩當初選擇活下去的話，他們是否就能在現實中相遇？然而沒有人知道命運會怎麼安排，錯過的我們彌補不了，但每次的相遇都值得我們珍惜。

就這樣，疲累的少年進入夢鄉，在夢中會是一片的花田，有著金黃色的、不知名的小花。

--完--



評審賞析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高嘉謙副教授評析

小說組

第三名 李宇洋 童話集-凌晨火車上的女孩

本篇小說藉由夢境憶及故人與往事，輾轉闡述自我及故人心境的轉折，透過穿越、奇幻等形式處理小女孩被霸凌的往事與傷痕，以及無法及時伸出援手的缺憾。故事鋪陳細緻，心裡層面的處理也到位，整體文字洗練，節奏充滿張力。但敘事有的部分稍嫌凌亂，而題目以童話集命名，顯然說的並非童話，而是傷痕寫作。但箇中寓意並不凸出。